

武林小顽皮

系列



目 录

第五十五章	旧仇人	见面又添仇
第五十六章	报旧仇	乘船下江都
第五十七章	费心思	策划入皇宫
第五十八章	通辑令	蒲山公下令
第五十九章	遇强敌	联手斗魔头
第六十章	见皇上	伴群如伴虎
第六十一章	泄机密	处处有危机
第六十二章	布重兵	重重受包围
第六十三章	用火攻	水中可遁形
第六十四章	一席谈	野心成霸业
第六十五章	二兄弟	志趣有分歧
第六十六章	显神威	独力战群雄
第六十七章	水中鬼	沉船用火攻
第六十八章	心里明	谈笑服海盗
第六十九章	亡命客	一夜成帮主
第七十章	少胜多	一战得人心
第七十一章	女刺客	一剑敌双龙
第七十二章	大风起	竹叶帮分裂
第七十三章	隐身份	再当小混混
第七十四章	刮目看	英雄出少年
第七十五章	触景情	情挑贵小姐
第七十六章	莫奈何	超一流杀手
第七十七章	乱纷纷	小子变将军
第七十八章	玩权术	群雄争实力
第七十九章	生警兆	预知有刺客
第八十章	下决心	连诀除强敌
第八十一章	九江城	青楼生死斗

第五十五章 旧仇人 见面又添仇

愈往北行，天气愈冷，地上积雪齐膝，六人在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全速前进，素素则由寇仲和徐子陵轮番背着走。

经过与拓跋玉一战后，他们都小心起来，不敢再像前此般粗心大意。

大雪停了下来，天地一片孤寂，偶尔传来狼嗥兽嘶，听得人毛骨悚然。

赶了两天路后，这天黄昏来到通济渠南岸的密林区，深褐色的林木如墙似壁，层层叠叠，比比皆是，置身其中，一不小心就会迷失方向。

纵是铁打的身体，这么逃命似的赶路谁都要累了。不知是谁先放缓脚步，转眼各人都变得蚁走龟行的缓缓踱步，找寻能避风雪的宿处。

山林间万籁俱寂，只有脚下松软的白雪在沙沙作响。

偶尔微风吹拂，枝头积雪纷纷散落，飘舞头上。

最后众人在一片林木间的旷地停了下来，刘黑闼道：“今晚看来都找不到荒屋山洞一类的栖身之所，不若将就点在这里生个火堆，坐到天明才赶路好了，照我估计明天午后就可抵阳武。”

素素这时由徐子陵背上落足雪地，虽穿着绵袍，仍冷得她直打抖嗦。

刘黑闼毫不犹豫脱下羊皮袄，爱怜地盖在她身上，柔声道：“生起火就不冷了。”

这铁汉做出这么细心体贴的动作，分外使人感动。

素素感激道：“刘大哥不怕冷吗？”

刘黑闼笑道：“打仗多年，什么苦未捱过，素姐放心吧！”

徐子陵脱下外袍，铺在雪地上，笑道：“我是真的不怕冷，不似刘大哥的伟大，素姐请坐。”

素素知他《长生诀》的内气不惧寒暑，欣然坐下。

寇仲伸手搂着刘黑闼肩头，笑嘻嘻道：“让我给刘兄一点温暖吧！嘿！你这小子没上没下的，学我们般唤素姐，你该是叫素妹才对。”

经过多天相处，众人已混得稔熟。对刘黑闼这有勇有谋的年轻猛将，他们是打心底的欢喜。崔冬不爱说话，却是血性汉子。反而刘黑闼的拜把兄弟诸葛德威表面做人圆滑，其实性格阴沉，不大为两人所喜。

徐子陵见刘黑闼对素素颇有意思，有心撮合两人，好使素素忘记李靖，对素素道：“素姐的腿整天都要曲起来，现在定是又酸又麻了，我们去取柴枝，由刘兄给你搓搓好吗？”

素素吓了一跳，惊叫道：“我没有事，不用搓哩！”

刘黑闼黑脸一红，道：“我去取柴枝好了。”与崔冬和诸葛德威迳自去了。

素素道：“你们也去帮手啊！”

徐子陵在她旁坐下，摇头道：“我们去了，若有饿狼来，谁保护姐姐？”

素素打了个寒颤，那还敢坚持。

寇仲在她另一边坐下，沉吟道：“不知小陵有没有同感，自昨天下午开始，我便有心惊肉跳的感觉，这感觉忽强忽弱，好像有人吊着我们尾巴似的。”

素素骇然道：“那怎么办才好？”

徐子陵露出震骇神色，吁出一团雾气道：“我还以为自己在

疑神疑鬼，原来你也有这感应，那定是有高手在追蹶我们，见我们人多势众，只好伺机下手呢。”

寇仲道：“若他的目标是我们手上的帐簿，他想胁持的必是素姐，用以来威胁我们，故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须有一人在素姐身旁。”

徐子陵道：“敌暗我明，吃亏的只会是我们，不如由我们反布疑阵，把他引出来吧！”

寇仲喜道：“你想到什么法子？”

徐子陵道：“独孤霸当日暗算沈落雁，就是把自己埋在雪地之下，待她经过时施袭，我们大可仿效此法。”

此时远方传来野兽的叫声，素素听得毛骨悚然，伏到寇仲背上去。

寇仲道：“此人可跟踪我们一天一夜仍未被发觉，可见身手高明之极。而且他总不会那么巧正在你上面走过，故要对付他还须我们联手才行。”

旋又苦恼道：“怎样才可把自己埋在雪底下呢？”

徐子陵得意道：“我早想过这问题，看！”

言罢移开少许，躺在雪地上，闭目运功，不一会卧处的雪溶解，整个人沉了进去，不片晌徐子陵消失在雪层下。

寇仲知他以内力迫出热气，心中叫妙时，刘黑闼和诸葛武德捧着大堆干枯的树柴枝回来了，后者奇道：“小陵到哪里去了？”

寇仲和素素得意洋洋的笑起来，寇仲还道：“给狼卸了去哩！”

刘黑闼没好气地将树枝一股脑儿卸在两人跟前，笑道：“快唤他回来刮去柴枝上的雪，素……嘿……素妹快被冷坏了。”

素素问道：“冬叔哪里去了？”

诸葛武德道：“他怕素姑娘吃干粮不能御寒，又听到兽嘶声，

所以狩猎去也！”

刘黑闼一屁股坐在徐子陵没身处的雪地上，毫无所觉道：“我最擅长烧烤，保证素妹吃了就不冷哩！”

寇仲想起一事，跳了起来道：“不好！快唤冬叔回来，不能教他落单。”

话犹未已，一声狂嘶，自东南方远处。

诸葛德威手中的树枝全抖到了地上，色变道：“是冬叔！”

刘黑闼已跳起来，拉着欲去的寇仲道：“你唯素妹，小陵呢？”

寇仲无暇解释，叫道：“他没事！你们快去！”

刘黑闼两人心焦如焚，不暇细想，箭矢般去了。

寇仲心中一动，对雪下的徐子陵道：“千万不要出来，这定是调虎离山之计。”

这句话才说完，一团黑影自天而降，惊人的掌风气劲，压顶而至。

寇仲想要搂着素素滚往一旁时，劲风来到头顶处，他无奈下双拳冲天而起，迎向敌掌。

“蓬！”的一声劲响，寇仲双臂欲折，脑际如遭雷殛，竟被对方震得横飞开去。

他战斗经验已非常丰富，尚在横跌的当儿，体内真气运转了数个周天，把敌人能摧心裂肺的劲气化去。

勉强站定时，素素娇呼失声，已落进来人手上。

如此武功，确是惊人之极。

此人一手环抱素素，另一手覆在她天灵盖上，大笑道：“小子给我站定，动半个指头你姐姐就不用活了。”

寇仲这时才看清楚对方是长相颇为潇洒英伟的中年男子，但鼻子特大，使他的眼睛看来细长多了，内中的眼珠闪着阴狠沉冷的目光，令人见而寒心。

寇仲拔出崔冬给他防身的铁铜，怒喝道：“你敢伤她？”心中却祈祷在他身后雪下的徐子陵勿要在这时刻钻出来，否则只会害了素素性命。心生一计又叫道：“小子你也不要动，没有我批准你绝不可动。”

那人怎想得到他是吩咐雪下的徐子陵，冷笑道：“你敢情是吓得疯了，哪轮到你说说话，立即把东溟派的帐簿交出来，否则这女娃子就要没命。”

寇仲向素素打个眼色，教她不用惊惶，正要说话时，刘黑闼和诸葛德威赶了回来，见到素素落在敌人手上，都一声怒喝，与寇仲形成一个三角形把来人圈在中间。

寇仲叫道：“冬叔呢？”

刘黑闼双目厉芒闪动，神情却出奇的沉冷，缓缓道：“已遭了这贼子的毒手。”

寇仲悲愤道：“你是谁？我们和你有何仇怨？”

那人从容道：“我就是宇文成都，怎会和你们无仇无怨呢？闲话休提，我由一数到十，假设不把帐簿交出，就要你姐姐头顶开花。”

顿了顿“喂”一声道：“徐小子哪里去了？”

众人心中凛然，要知宇文闼的四大高手，宇文成都排名仅在宇文化及之下，虽未必可胜过众人联手，但却休想可把他拦住。

寇仲怕他对徐子陵的去向起疑，掏出帐簿高举头上道：“你放开素姐，我就把帐簿掷过来给你。”

宇文成都见到帐簿，立时双目放光，眼珠一轮转动，冷哼道：“若我把她放走，你却不把帐簿交我，我岂非要吃大亏？”

寇仲嘲弄道：“你的脑袋是否用草来塞满的，这么简单的事都想不通，现在我往后退开两丈，帐簿则留在地上，你再教我姐姐前去拾起来抛给你。但记着在我姐姐拿到帐簿你不可移动半

步，否则我的两个伙伴便立即出手。”

宇文成都暗忖若是如此，自己随时可先一步向素素下毒手，点头道：“就这么办，你千万不要弄鬼，否则我隔空一掌就可要了你姐姐的命。”心中却打定主意，待素素把帐簿掷给他，就顺手杀了素素，好教寇仲伤心惶乱。

寇仲大叫道：“你要听我指令行事！”这句话自然是对徐子陵说的。

宇文成都这时那会和他计较语气的问题，见寇仲真的放下帐簿往后退去，便急不及待的一推素素，命令道：“去拾起抛来！”

素素当然知道寇仲的大计，双足发软的踉跄向帐簿走去。

寇仲退了丈半便停下来，蓄势以待。

素素来到帐簿前，双膝一软，坐倒雪地上。

宇文成都急喝道：“要命的就把帐簿抛来。”

素素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的瞧着身前的帐簿，寇仲大喝道：“动手！”

宇文成都还以为寇仲叫素素动手拾帐簿，忽地一股雪发冲背而来，狂猛的热飓猛印背上，才知遭了暗算，喷血冲前，反手一掌向后拍去，竟拍了个空，心知不妙，忙拔身而起。

寇仲这时已冲到素素处，刘黑闼和诸葛德威亦冲天而起，一拐一扇朝半空的宇文成都攻去。

徐子陵第一招得手，第二招却击在空处，这宇文成都确是一等一的高手，虽猝不及防的被徐子陵在背心打了一拳，伤得口喷鲜血，但其护体真气亦反震得徐子陵血气翻腾，难以乘势追击。

虚空中三人交换了一招，宇文成都惨叫一声，虽挡过诸葛德威的铁扇，却给恨极出手的刘黑闼在左肩处打了一拐，骨折肉裂，横飞开去。

但此人极是了得，仍能提气落在一棵大树的横枝上，借力一

弹，飞鸟般投往密林深处，转瞬消没不见。

崔冬胸口中了一掌，胸骨碎裂而亡。众人无不悲痛欲绝，誓要为崔冬报此大仇。当夜刘黑闼找了处较高亢的隐蔽之地，挖深坑，铺大石，就地将崔冬安葬。免得给野狼闻得气味，将尸体挖出来吃掉。

素素想起崔冬是因要为她找野味来烧烤御寒，致落单为宇文成都所杀，更是哭得梨花带雨；寇仲和徐子陵则想到崔冬是因帐簿而死，心下难安，亦是郁郁不解。

反是刘黑闼生性豁达，跪拜后对坟头朗声道：“冬叔你行先一步，待小黑趁此天下纷乱的时刻，再玩他娘的一会，迟些才到泉下来寻你猜拳吃酒。”

接着来到被寇徐两人扶着的素素身前，微笑道：“素妹勿要悲伤，夏去冬来，生老病死，人生不外如此。”

言罢洒然领先去了。

诸葛德威神情木然道：“上路吧！不是人杀我，就是我杀人，打几场仗就什么都看透哩！”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心中舒服了些。扶起素素随两人继续朝阳武进发。

到了正午时分，他们由山野切入往阳武的官道，只见路上满是走难离开阳武的人群，人车争道，哭声震天，教人既凄酸又心慌意乱。

刘黑闼和诸葛德威一副见惯不怪，无动于中的表情，找人问故。才知李密再攻陷黎阳仓，王世充率大军往救，为李密所败。李密招降了大批隋室兵将，声势大盛，正要进军阳武，故附近居民纷纷弃家逃亡。

素素听后骇然道：“李密来了，我们快逃吧！”对李密她是闻

虎色变。

刘黑闥领他们避进道旁的树林里，笑道：“你们若以为这些人是要避开李密，就大错特错。这些都是阳武附近几个乡县的农民，他们怕的是战败后的官兵四散抢掠，阳武又关起城门不准人进去，他们只好先自逃了。”

诸葛德威道：“李密最懂收买人心，只会派粮济人，老百姓那会怕他呢？”

寇仲皱眉道：“若是如此，我们岂非亦进不了城。”

刘黑闥胸有成竹道：“这个包在我身上，阳武一些官儿和我们暗中有来往，兼且我又有正式的通行证，只要花几个子儿，要多带两三个人入城绝无问题。”

诸葛德威道：“我们与那展的帮会颇有些交情，若三位仍坚持到江都去，我们可作安排，让你们坐船怎都好过走路吧！”

徐子陵道：“我真怕宇文成都正在那里等我们，说到底那里终是在他宇文阀的势力下。”

刘黑闥道：“入城前我先给三位装扮一下，扮成公公婆婆的模样，我们亦要易容改装，才不会惹人注目。”

诸葛德威提议：“最好是分两批进在，那就更没有破绽。”

寇仲拍腿叫好，道：“早听过江湖上有易容之术，原来两位是大行家，可否传我们姐弟两招，那逃命时也可多项绝艺防身。”

刘黑闥欣然道：“我是只懂皮毛，大哥才是真正的能手，在我军中稳坐第一把交椅，要学就只有求他。”

诸葛德威笑道：“这种小把戏何用求我那么大阵仗，大家是患难之交，能获你们欣赏，我不知多么荣幸哩。”

三人对诸葛德威好感大增，谈谈笑笑的逆着人流往阳武走去。

因崔冬惨死的哀戚，暂时亦给置诸脑后，回复了生机。

第五十六章 报旧仇 乘船下江都

寇仲洗掉脸上头发的伪装，松了一口气道：“原来易容会让人这么难受的，看！我的皮肤都红了。”

徐子陵则蹲在灶房另一边拿刚煮沸了的开水渗和冷水洗涮，深有同感道：“威哥调出这种敷脸色浆是一流骗人的玩意，但也是一流的恶刑。”

这是阳武城内一间普通的四合院居民，刘黑闼的保证果然应验，五人分批顺利进城，来到窦军这秘密巢穴落脚，刘黑闼安顿好他们后，就和诸葛德威到了外面活动和打探消息。

寇仲来到徐子陵身侧，低声道：“你看老刘是否对素姐颇有意思呢？”

徐子陵擦掉额上最后的浆块，开始洗头，闻言道：“不是颇有意思，而是非常有意思，他看上素姐时，两眼便似放光。”

又叹道：“但看来素姐却像在回避他呢！”

寇仲摆出专家款儿，煞有介事的摇头晃脑道：“女孩子都是那样子的，愈对你有意，愈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好把你耍个半死，更引得你心痒难熬。老刘条件一点不比李大哥差，又懂献殷勤卖乖巧，我才不信素姐不动心。”顺手把毛巾递给徐子陵。

徐子陵接过拭抹湿发，低声道：“你想撮合他们吗？不过老刘一年有三百天都去了打仗，素姐若嫁了他，岂不是要独守空帏，还得时常担心他回不了来呢。”

寇仲苦笑道：“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若嫁的是李大哥，不都是一样吗？最重要是看素姐的心意，让我出去试探她两句。”

不理徐子陵的劝止，迳自走到东厢素素的卧室外，敲门道：“素姐！”

素素应道：“进来吧！”

寇仲推门而入，素素正凭窗外望，似在欣赏院落中间小园的雪景。

他来到她身后，低声道：“姐姐是否有什么心事？”

素素轻颤道：“不！没有什么？”

寇仲笑道：“是否在想着刘黑闳那个小子。”

素素转过身来，杏眼圆瞪，不悦道：“你在说什么，唉！你想哪里去了。”

寇仲道：“你不觉得他对你特别好吗？”

素素白了他一眼道：“不准你多事。你这人最爱胡思乱想，是否厌了姐姐跟着你们呢！”

寇仲呼冤道：“素姐怎会有这想法，我们只是关心你吧！”

素素瞧了他好一会后，叹了一口气，半倚在窗台处，幽幽道：“刘大哥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好汉，可是……唉！姐姐不知怎么说了！”

寇仲喜道：“那即是说素姐对他印象良好，那有什么不知怎么说的。”

素素凄然摇了摇头，伸手抚止寇仲面颊，仰首轻轻道：“你是不会明白姐姐心事的。”

寇仲苦恼道：“素姐有事藏在心里不说出来，我又怎能明白呢？看素姐的样子，就教人心痛。”

素素沉吟片晌，苦笑道：“每趟我看刘黑闳时，就像见到了李大哥，他们都是同一类人，姐姐心中很害怕，这样说你明白了吧！”

寇仲想不到她竟有这感触和想法，大感愕然，好一会都说不

出话来。素素勉强振起精神道：“姐姐决定了以后好好服侍和照顾你们这两个野小子，终身不嫁，以后你们再不要为姐姐的事伤神。”

寇仲欲语无言，只好道：“姐姐不要为自己立下规条，否则将来遇到合心意的人时，亦会因这番说话而错过了。”

素素微嗔道：“姐姐有分数的，不用你来教训我。”

这时刘黑闼的声音由正厅处传来，两人忙走出去。见到刘黑闼买了丰美的酒菜回来，徐子陵已毫不客气的坐在台前大嚼，两人连忙加入。

素素看着三人忙着把饭送到自己的碗里和口里，问道：“威大哥到哪里去了？”

刘黑闼道：“现在阳武的水路交通非常紧张，光是有钱也没用，还须有势力才行，大哥现在去找巴陵帮的人商量，只有他们可吃尽黑白两道，其他帮会都不行。”

寇仲等脸脸相觑，想不到最后仍要和巴陵帮搭上关系。

刘黑闼见到他们神色有异，奇道：“你们不是和他们有过节吧？”

寇仲道：“不是有过节，而是有些关系，刘兄听过香玉山这个小子的名字吗？”

刘黑闼道：“不但听过，还有一面之缘，这人是巴陵帮新一辈的著名人物，很懂做生意，在黑白道里颇吃得开，人缘也非常好。”

寇仲听得呆了起来，想不到二世祖般的香玉山也这么有江湖地位。

刘黑闼又压低声音道：“这人武功虽稀松平常，却极有谋略，现时杨广最宠幸的两个妃子，一个是萧夫人，一名朱贵儿，据闻朱贵儿便是由香玉山亲自献给那昏君的。”

徐子陵道：“既是如此，为何杨广又派人刺杀巴陵帮的老大呢？”

刘黑闼道：“这些事，是我们这些局外人难以明白的了。”

素素道：“刘大哥有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回来呢？”

美人垂询，刘黑闼分外有神气，兴奋地道：“自然是形势大好，上月李渊于太原起兵作反，李密又连场大胜，杜伏威辅公祐两人则逞威江淮，我军亦称雄燕赵，隋室现在能保得住的只有西京长安、东都洛洛和杨广龟缩去了的江都扬州。其他地方像我们刻下置身的阳武城，根本没有防御能力，守城将领只是看看该向那一方投降罢了！”

徐子陵兴奋道：“李渊的情况如何呢？”

刘黑闼晒道：“投靠突厥的走狗，有什么好说的。”

徐子陵大感没趣，亦无话可说。

刘黑闼道：“有一件事真令人费解，江湖上盛传你们两人知道杨公宝藏的秘密。究竟这是否只是谣传，因为我和夏王曾反覆研究，最后的结论仍是灾宝藏只属子虚乌为的传说。”

寇仲奇道：“为何会认为宝藏不存在呢？”

刘黑闼道：“当年杨广弑父自立，害死亲兄杨勇，杨素为他出了很多力。那时杨广还披着明君的外衣，对杨素宠幸有加，虽屡次想害死杨素，但表面却毫无痕迹，这是杨素临死前一年的事。故照理杨素不该有谋反之心而暗置宝藏。”

徐子陵插入道：“宝藏也可以是在文帝杨坚时预备好的，以杨素的老谋深算，该知道功高震主不会有好下场的。”

刘黑闼道：“此说或可成立，可是后来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作反，手下连像样点的兵器都没有一把，又常缺乏饷银，则是没有道理。杨素怎会不把宝藏的事告知儿子呢？”

寇仲忍不住道：“杨玄感作反的地方是黎阳，西京山长水远，

说不定来不及去把宝藏起出来呢！”

刘黑闼拍台笑道：“两位兄弟确是江湖经验浅薄，几句话就给我套出杨公宝藏位处西京。”

徐子陵愤然道：“谁想得到刘兄竟会诓我们。”

寇仲嘻嘻笑道：“刘兄只是来锻炼我。不过我们只知宝藏在中，娘不及说出来就过世了，否则说不定会把宝藏送给刘兄。”

刘黑闼欣然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说真的，我才不信一个宝藏可有多大作为。”

这时诸葛德威回来了，坐下道：“今晚巴陵帮会有一条大船到江都去，为昏君送上各色绫罗绸缎，好让昏君命人剪为花叶，缀于枝头，布于塘上，使他能在冬天看到春夏的美景。我已说好了你们可搭顺风船，巴陵帮今趟真的很给我们面子。”

刘黑闼叹道：“这错君确死到临头仍不知悔改。”

旋又依依不舍道：“我们要分手了！”

素素垂下俏脸，不敢接触他的目光。”

寇仲热血上涌，长身而起道：“刘兄，我有几句话要向你私下请教。”

刘黑闼有点错愕，随他走到屋外园里，低声问道：“有什么事，是否手头拮据？”

寇仲一拍腰里装出阔气道：“我的钱够我们去花天酒地，刘兄放心。”

接着压低声音道：“我看刘兄对我们素姐有点意思，对吗？”

刘黑闼老脸一红道：“这种事当然瞒不了你们。真奇怪，我遇过的妞儿不少，但一见到你姐姐便难以自制，唉！”

寇仲奇道：“这是好事，刘兄为何要叹气。”

刘黑闼颓然道：“五年前肖人给我看相，说我山根长得太低，两眉煞气又盛，恐怕过不了四十一岁这个关，所以我已打了轮

数，痛痛快快地渡过这四十年光景就算了，其他事都不敢想。”

寇仲哂道：“江湖术士之言，怎可尽信。”

刘黑闼苦笑道：“问题是这个人并非一般江湖术士，而是中原第一高人宁道奇，且是我表明不怕知道，一再央求他才肯说出来的。”

寇仲剧震道：“你见过他吗？”

刘黑闼露出孺慕之色，点头道：“只是匆匆一会，但他那淡薄从容的神态气度，我却到死都不会忘记。”

伸手一拍寇仲肩头道：“我对令姐的感情，只能深深藏在心底下，不敢负累了她。况且今趟回去，又要转战天下，生死未卜，以后尚不知是否和三位有再见之日，兄弟的美意，兄弟心中感激了。”

寇仲还有什么话可说。

大雪又开始从天而降。

黄昏时分，巴陵帮派来一辆马车，接载三人。

刘黑闼等与三人依依话别，想起后会也许无期，众人心中都充满惆怅之情。

坐上马车后，素素心有所感，暗垂情泪，吓得寇仲和徐子陵不敢扰她，默默透过车帘，观看雪花飘舞的街头。

驾车的巴陵帮徒客气有礼，驱车直出城门，来到城外通济渠旁的大码头处，领三人坐上小艇，不片晌来到泊在河心一艘五帆巨舟旁。

三人才登上甲板，一人笑容可掬的迎上来道：“寇兄、徐兄、素素姑娘，你们好！”

素素又惊又喜的“啊”一声叫道：“原来是香公子！”

来人竟是香玉山，见寇徐两人神色不善的瞅着他，忙打躬作

揖道：“两位大哥切勿怪小弟，我已尽了一切人事打听三位下落，都劳而无功，幸好猜到阳武乃往江都必经之地，故来此等候消息，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终能与三位再次相会！”

寇仲冷嘲热讽道：“我们也幸好没去找你那个什么佩佩，否则早落到瓦岗军手上。”

徐子陵则冷笑道：“香兄真个好介绍。”

香玉山愕然道：“竟有此事，哼！若查证属实，兄弟必会以帮规处置叛徒。”

寇仲道：“日后遇上事时，我们怎知你不会学佩佩般出卖我们？”

香玉山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叫屈道：“寇兄怎可这么瞧我香玉山，若我有此心，教我不得善终。”

素素不忍道：“香公子也想不到有这种事的，你们不要再责怪他了。”

徐子陵环目一扫，见水手们正解缆升帆，准备开航，对香玉山道：“好吧！但若给我们发觉你在玩手段，我会立即拆伙。”

香玉山气愤填膺的道：“三位绝对放心，我香玉山绝非卑鄙之徒。”

顿了顿恭敬的道：“小弟在舱内预备了一席酒菜，特为三位洗尘，素素姑娘请！”

素素瞧了香玉山两眼，欣然举步，香玉山大喜领路。

寇仲和徐子陵见素素应邀入舱，只好随在她身后。

舱内灯火通明，还燃着了火炉，温暖如春中摆开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席旁有位白衣丽人，领着四名俏婢，躬身迎迓。

香玉山介绍道：“萧大姐是敝帮副帮主萧铄的妹子，一向打点皇宫众妃的日用所需，对宫中形势了若指掌，有她筹谋，今趟宇文阀危矣。”